

立法院外的春吶： 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象

陳婉琪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黃樹仁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2014年3月25至29日，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志願師生於太陽花學運期間發動了一項臨時調查計畫——「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在立法院周遭靜坐區分段以系統抽樣方式，針對靜坐者進行一對一面訪問卷調查。共得有效樣本989份，完訪率98.4%。本文乃這次調查資料的分析報告。內容涵蓋三個部分：一是運動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包括：學生比例、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居住地區及職業狀態。二是學生樣本的校系分布及社團參與狀況；並對照全台灣大專院校的統計資料，以約略瞭解不同學校類型與科系領域參與程度之差異。三為靜坐者的參與狀況，包括參與時數、天數、過夜次數、到場交通時間，人際邀約或網路動員是否為主要參與原因，以及不同年齡層的主要訊息管道。資料顯示，這群支持抗議行動的靜坐者，多元異質，職業、校系的分布非常廣泛。然而儘管異質性大，在參與原因上，這群參與者，不分年齡，多數都強調個人的自主決定；儘管網路為獲取運動訊息的最重要管道，但視「網友動員」為參與原因的人相當地少。我們推論凸顯個人自主性的一般心理機制並不足以完整解釋這個發現，社群網路世代所展現的新型「網絡社會運動」及其相關特質很可能更為關鍵。最後，對照近年西方文獻針對「抗議調查」方法論上的準則建立，本調查不僅符合重要原則，資料品質亦優於既有同類型調查，證明了即使是面臨突發性質的抗議靜坐行動，也有可能同時達成高完訪率與近千份的有效樣本數，不需訴諸既有方法論文獻所採用的妥協策略。本調查的成功經驗之於方法論的進展具有相當的意義。

關鍵詞：太陽花運動、抗議調查、社會運動參與者

Outcry Outside the Legislature: A Portrait of Sunflower Movement Sit-In Demonstrators

Wan-Chi C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Su-Jen H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e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which occurred in the spring of 2014 in Taiwan, has shaken the political kaleidoscope of Taiwan as well as the whole of society. During the second week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volunteer faculty and students fro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executed a survey among the sit-in demonstrators outside the Legislature, relying on a systematic sampling procedure and short face-to-face interviews by trained interviewers. Whereas public opinion split along the political divide, many believed that most protesters were students who were either ideologically radical or driven by a political party. This study, however, provides a more complete portrait of the protesters, which contradicts popular belief. Our study reach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except for the fact the most participants are rather young (3 out of 4 are less than 30), their fields of study (among students) and occupations (among non-students) are very diverse. Second, although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e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collective action, very few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recruited by virtual rallies. Nearly half of the protesters reported that they joined the sit-in spontaneously. Third, for these protesters, social medi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during the protest. 9 out of 10 listed Facebook (or other types of social media) as being among their top three information sources.

Key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protest survey method, social movement

一、前言

2014年3月18日晚上9時30分，衝入立法院議場的學生們高喊「全面占領主席台，重啓談判！」、「我們是國民，不是暴民」、「今天過服貿，明天拆政府」等口號，318太陽花公民運動吹響了第一聲號角。這個外媒形容為「台灣之春」的學生運動肇因於前一日下午，中國國民黨籍立委張慶忠利用輪值內政委員會主席之便，僅用30秒在一片混亂中片面宣布「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超過三個月的審查期限，依法已視為審查並交由院會存查。此舉違反了2013年6月29日立法院朝野黨團有關服貿協議必須逐條實質審查並且表決後才能生效的協議，因而引發輿論譁然，也促使長期關注此議題的學生及公民團體採取更強烈的行動——占領立法院，來喚起政府正視其訴求。

占領立法院行動隨即得到各方支援與響應。首先，第一波占領行動的參與人數遠高於運動策劃者所預期（陳培煌、蘇聖怡2014；蘋果日報2014）。接著，在24小時內，警方四度攻堅不成，立法院外圍聚集了大批的支持群眾，有人宣稱達2萬人（瞿欣怡2014）。隨後，支持者雖來來去去，人數增增減減，但立法院四周，尤其南北兩側的濟南路及青島東路，自3月19日起便成為運動支持者聚集、滯留，乃至預計長期靜坐的區域。醫護志工團進駐，律師為學生提供法律保護，大學教授開授公民課程，支持抗議行動的演講或針對服貿協議的公民討論等活動不斷；聚集群眾以非暴力的方式，支持核心運動者所提出之「退回服貿協定」、「簽訂兩案協議監督條例」、「馬英九正面回應」等訴求（郭瓊俐等2014）。配合占領行動，此區域的集聚靜坐及相關抗議活動一直持續到4月10日晚上，學生退出議場，結束了為期24天共585個小時的太陽花運動。

這一波社會運動，不僅震撼了台灣政壇，引起國際媒體關注，更引爆了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公民言論，包括認識議題、社會省思、解讀資料、正反立場辯論等。從動員人數的規模及持續時間之長短來看，

它在台灣歷史上是空前的。社會運動學者何明修(2014)指出：「在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歷史中……至今還沒有一場學生運動能夠長期癱瘓國會運作，造成憲政危機，而且還持續獲得過半的民意支持」。太陽花學運創下了紀錄。

除了歷史性之外，這場群眾運動也帶著出人意料的性質。事實上，反對服貿協議的聲音，在這波運動之前，出現已將近一年，雖零星，但並非在社會上缺乏發聲管道與能見度，從業界的反對（譬如出版業）、學界的質疑，到學生運動社團及公民組織的關切行動都有。然而，直到占領國會行動的消息爆發之前，整個社會看似平靜無波，多數人看似漠不關心。這也令最初的核心行動者都感到意外，沒有想到抗議行動可以獲得這麼大的支持，認為台灣民眾的憤怒被「低估」了（陳培煌、蘇聖怡 2014）。社運爆發後，為數不少的社會評論者，相當熱衷於追究探討為何向來被認為擁抱「小確幸」的台灣年輕世代，如今走上街頭（張鐵志 2014）？經常被嘲笑抗壓力不足的「草莓族」，如今以驚人的組織動員力喚起整個社會的關注（Chen 2014）？探討的同時，部分評論者亦坦言對學運的「盛況」感到驚訝。

既然連認同運動訴求的一方都感到驚訝了，這場社會運動的反對者當然有更多不解與反感。直到運動結束數個月之後，整個台灣社會仍持續出現「參與支持者乃少數」或「參與學生通常來自少數幾個學科領域」等爭議，有人認定運動參與者人數不多，且來自少數特定群體。有人則不同意這種判斷。

在這個美好的春分時節，參與這場歷史性的社會運動，坐在立法院四周支持抗議行動的這群靜坐者，到底是誰？來自何方？為何而來？訊息來源為何？參與多少？本文將倚賴一個臨時啟動的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來回答這些爭議不斷的問題，來瞭解這場驚濤駭浪般的群眾運動。除了瞭解「太陽花」之外，回顧參照近年部分西歐學者所試圖發展建立的抗議調查方法（protest survey），我們會發現，本文所倚賴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不僅是台灣抗議調查的第一次嘗試，與他國既有研究相較之下，在研究方法上亦有相當的貢獻。

二、文獻探討

過去數十年以來，社會運動研究已累積豐碩的文獻。文獻當中，分析數據形式資料的研究策略也不至於完全缺席；譬如，有研究者將特定社運活動的個人申請文件建成資料庫，利用這種特殊資料來源得到重要的研究成果 (McAdam 1986; Nepstad and Smith 1999)。不過，數據形式資料最大宗的來源可說是問卷調查方法。雖說調查法在社會科學當中許多研究主題的應用，已頗具歷史且發展臻至成熟，但有系統地運用調查方法來研究社會運動，並針對方法論做出較嚴謹的討論，卻是近十五年的事。本節將簡述調查法在社會運動研究上的應用與發展。

要瞭解特定社會運動，前因後果、社會條件、核心人物、動員策略、動態發展等固然都是重要面向，行動參與者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對某些核心組織成立已久、歷經長期規劃的社會運動來說，很可能有組織成員名單這類的資訊，可供研究者做深度訪談或抽樣調查，然而，突發性質的或倚賴群眾支持的大型社會運動，參與者是誰？從哪兒來？參與動機為何？這類問題不容易得到答案。

過去十數年，西歐有一小群研究者（如荷蘭的 Jacquelin van Stekelenburg 及 Bert Klandermans，比利時的 Stefaan Walgrave）長期關注上述這項研究議題，並試圖針對抗議活動現場此種特殊情境的問卷調查方法，建立系統性的標準作法，以用來研究抗議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 (van Aelst and Walgrave 2001 ; Klandermans and Smith 2002 ; Walgrave and Verhulst 2011; 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12)。

初期，部分學者曾針對三種常被採用的研究策略，分別做利弊評估 (van Aelst and Walgrave 2001)。第一種是一般常見的全民抽樣問卷調查——以抽樣得到適當樣本，以問卷調查得到參與抗議經驗的相關資訊。此方法的優點是所得結論可做跨國或跨時比較，但缺點是經常

無法區分社運議題，¹若要區分議題，通常也只能詢問參與意願，不能直接等同於參與行動。因此，若想瞭解特定的社會運動，此方法的應用性不高。第二種方法作者將之稱為「抗議事件分析」，主要是指利用媒體報導及警方內部檔案等資料來源，來瞭解一場抗議型社會運動。此類研究有時雖能夠呈現一些具體數據，以瞭解特定社運的參與者圖象，但研究者認為這種單方記錄觀點狹隘、受既有認知所影響，分類較粗糙，所掌握的參與者也經常不具代表性，整體來說可靠性較低，也不易做跨國比較。第三種方法則是在抗議現場做抽樣問卷調查，作者們當時已在比利時的各種群眾抗議行動現場進行過數次問卷調查；換言之，此篇文章（以及同時期相關文章）乃這群學者針對抗議現場調查這個研究策略的困難點及可行性各方面嚴謹評估的開始。譬如，Klandermans and Smith (2002) 聚焦於問卷調查方法在社會運動研究上的應用，並深入地比較各種調查方式。作者指出，面訪 (face-to-face interviews) 儘管完訪率高，但成本高、事前準備時間多，因此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討論其它成本較低的調查方法（如回郵問卷、網路調查）。

隨著調查資料及文獻的累積，這群學者在研究方法上逐漸建立起更系統化、更嚴謹的標準。在較近期的一篇文章當中，Walgrave and Verhulst (2011) 採用「抗議調查」(protest survey) 此詞，來指在社運抗議活動現場以面訪或發放附回郵問卷的方式，針對抗議活動參與者所做的問卷調查。作者指出，近十數年來研究者越來越倚賴這種抗議現場調查，來回答某些問題，但卻很少人針對調查方法來進行評估，導致研究良莠不齊，部分研究的抽樣方法、完訪率可能都相當有問題。

1 這類調查通常只會問「有沒有參加過任何抗議行動」，而未區分抗議議題（譬如 Valenzuela et al. [2014] 針對智利年輕人的研究；此外，陳婉琪等 [2015] 亦針對相似主題的研究做了完整的文獻回顧）。主要是因為如果問卷係針對某議題之社會運動，通常無法抽到足夠比例的行動參與者可供分析，除非是在舉國沸騰的特殊時間點。近年，有研究者利用「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於 2011 年 3 月底在埃及所做的全國性調查（時間點就在反穆巴拉克政府之大規模抗議行動之後），來比較行動參與者與非參與者的特質 (Brym et al. 2014)。此研究便是這種特殊情形——行動參與者必須在樣本中達一定的比例，才足以支撐這類分析。

因此作者蒐集了過去四十年來所有同類型研究（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時間點的抗議現場調查，共 22 份），比較各研究的調查方式、回收率、拒訪率等等，藉由完整回顧與案例比較，提出方法上的建議，重要目標是降低調查上的選擇性偏誤 (selection bias)，提高推論的可靠性。此外，調查方法上若能標準化，不同個案累積眾多調查資料後，將來較有跨國、跨時比較的可能性。

van Stekelenburg 等人 (2012) 以上述這份方法論的探討做為基礎，具體說明近年來作者群所執行的社運抗議現場跨國調查計畫的方法細節與資料建立。整體來說，這兩份文獻亟欲改善的方法流程幾乎都是為了解決（或改善）樣本代表性的問題。關於抽樣方法，基本原則是「所有參與者都能有相同的機會被挑選為受訪者」。在抽樣的實際執行上，做到「不讓訪員自己挑選受訪者」（譬如讓另一人挑選受訪者，因為訪員會傾向挑選比較容易受訪的對象）以及「系統性抽樣」（作者建議先間隔固定排數，再於該排隨機抽取受訪者）。

關於調查方法，上述所回顧的每一份文獻幾乎都提到這個兩難的取舍——面訪的拒訪率低，完訪率至少有八成，經常可達到九成，但調查成本極高，尤其對臨時突發的運動來說，短時間要調度足夠且適當的訪員人力，困難度高。反之，附回郵問卷的回覆率平均來說為 30%，有時甚至更糟，但成本低，較易執行。兩相權衡之下，研究者採用一種折衷的方式：合併兩種方式，亦即附回郵問卷搭配部分面訪問卷。譬如每發放 5 份回郵問卷，就面訪 1 次。蒐集一千份樣本當中，會有 200 份屬於面訪調查，可用來檢驗回覆率明顯偏低的回郵問卷樣本是否有嚴重偏誤 (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12)。

從以上回顧來看，如何在抗議現場進行問卷調查、得到具代表性的樣本、蒐集可靠的資料，乃至透過長期或跨國的累積，未來如何能夠做跨時趨勢研究與跨國比較研究？關於這項難度頗高的挑戰，部分學者已在研究方法上投注相當多的努力，並建立起一套標準的流程。下一節除了說明本文資料來源之外，亦將參照近年同類型調查的標準，對研究方法進行評估。

三、資料與方法

(一) 問卷調查過程與資料說明

2014 年 3 月，太陽花運動占領立法院一週之後，本文作者之一於 24 日傍晚在立法院外現場觀察後，於當晚向台北大學社會學系老師們提出對現場學生實問問卷調查的研究建議，並完成問卷初稿設計。次日，經另一位作者參酌郭文般、張恒豪與陳韻如等老師的意見修正問卷後，當晚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的志願學生和系友即於立法院周圍反服貿運動現場對靜坐者展開問卷調查（參見附錄 A 的正式問卷）。此臨時調查計畫，事後以「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名之。

本調查使用系統抽樣。執行上，每天分六個時段，每 4 小時為一時段；立法院周遭靜坐區域則被分為四個區塊（濟南路、青島東路大門東側、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及立法院庭院內）。每個區塊於每時段派出訪員 2 至 3 人，每數 16 位靜坐者抽取 1 人。¹⁶此一數字乃事先以預計得到至少一千份樣本來推估，並以目測方式估計出各區塊靜坐人數約在 300 至 600 人之間，最後採用居間但較保守的 400 人做估計。²訪員以面訪方式邀請被抽取之受訪者填寫簡短問卷。本調查於 3 月 25 日夜間 10 時開始，至 28 日凌晨 2 時完成問卷約八百份。28、29 兩日則再增補近兩百份問卷。進行至 3 月 29 日深夜，結束為期 4 天的抽樣調查，共抽出樣本 1,005 人，16 人拒訪，實際完成份數為 989 份，完訪率 98.4%。

不過，調查開始時正逢警方是否攻堅進入立法院一事議論紛紛之際。訪員反映，立法院庭院內靜坐者情緒特別緊繃。為顧及避免傷害受訪者的研究倫理及可行性等問題，於 26 日 10 時起放棄立法院庭院內的調查，並於 27 日新增林森南路 8 巷及鎮江街兩個小區域。因此，

2 為了抽樣目的，訪員曾對靜坐人數進行估計。綜合估算，26、27 兩日各時段立法院周遭四區域靜坐者可能最高人數為 2,860 人加 33%，相當於 3,813 人。最低為 1,567 減 33%，相當於 1,045 人。這數字並不包括人數可能更多的到場支持但未靜坐者。

樣本僅能用以推論「立法院外的靜坐者」，未必能充分反映立法院庭內靜坐者，更不宜用以推論運動核心行動者。³

（二）對照用資料說明

本調查計畫的研究對象為一個特殊群體，亦即前來立法院現場以靜坐形式支持太陽花學運的運動參與者。根據調查所得資訊，我們得以對此群體的人口特質作出基本描繪；不過，此群體有無特殊性、何種特質的人成為參與者的機率特別高，其人口特質分布與全台灣人口有無差異等問題，則必須透過對照全國代表性樣本才能夠回答。

本文所倚賴的對照資料來源有二：一是教育部統計處所提供的「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學生數」資料，這資料提供了與太陽花學運同學年度的全台灣所有大專院校、科系的學生人數資訊。二是目前可得最新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亦即 2012 年所進行的 6 期 3 次社會階層組與性別組 (N = 4,202)，社會變遷資料為全國代表性樣本，可提供全台灣的人口特質描述。

（三）資料的價值與限制

太陽花學運為時甚長，參與成員數量龐大而異質，涉及層面廣大。要充分瞭解此運動，需要不同專長的研究者從不同角度與資料取材來分析。本調查資料是研究此運動的重要資料之一，有其價值，亦有其限制，簡述如下。

關於本調查之價值，首先，本調查對象是運動期間在立法院外的靜坐者。就參與運動的程度而言，他／她們或許不如運動領導者與占領立法院議場的抗議者關鍵。但他們仍是運動最可見的外在指標，極可能也是保護立法院議場免於被警方攻堅的外層防線。透過長期靜坐，這群人所展現的投入程度也遠高於僅表達認同或僅到場致意的一

3 抽樣對象為上述各區塊內所有的靜坐者，也包括醫療站、物資站等志工區。但考慮到不宜妨礙工作人員，尤其醫護人員，故抽樣跳過正在忙碌的工作人員。因此，若某群志工大多處於忙碌狀態，則被抽取為樣本的機率可能較低。

般支持者。運動領導者（及許多立法院議場的占領者）人數較少且通常具名可考，可於日後追蹤訪談。但立法院外的靜坐者極可能事後就此消失於歷史的迷霧中。本調查的目的在於留下這群無名行動者的身影。

其次，本文除了幫助我們瞭解太陽花靜坐參與者人口特質之外，在方法論的發展上亦有其貢獻。一方面，它對本地研究來說有重要意義：針對社運參與者、在抗議活動現場進行符合標準程序的問卷調查，並取得近千份的代表性樣本，這是台灣社運史上首次的嘗試。另一方面，若對照近年西方文獻針對「抗議調查」方法論上所建立的準則，本調查也是相當成功的示範。從方法上來說，不僅抽樣與調查方式符合最重要的原則（系統抽樣，數至第十六位靜坐者才抽，因此訪員無法自行挑選受訪者）、採用最理想的方式（面訪），從完訪率及樣本數來看，與其它國家既有抗議調查相較之下，本調查資料品質之優良實屬罕見。⁴ 換句話說，這項臨時調查研究，證明了即使是面臨突發性質的抗議靜坐行動，也有可能同時達成高完訪率與近千份的有效樣本數，不需訴諸既有方法論文獻所採用的妥協策略 (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12)。若將本調查之資料成果與成功經驗當做基礎，未來當有持續進行跨國、跨時比較的研究潛力。

關於這筆資料的推論限制，除了（上述已提及的）僅能推論至場外靜坐支持者，不宜推論至核心行動者之外，另外要提醒的推論限制乃時間因素。本調查是在靜坐開始一週後的數日內實施。各方資訊顯示，太陽花運動的發生與其演變超出當初參與者的預期。運動支持者對運動方式也有不同意見，未必都同意靜坐的組織方式，且立法院外靜坐者的特質可能隨時間而有所改變。我們的調查資料只能描述 2014

4 Walgrave and Verhulst (2011) 所羅列的 22 份使用抗議調查方法之既有文獻當中，完訪率超過 80% 的有 7 份，且全部都是透過面訪（頁 204-205）。高完訪率的調查，雖較能免除選擇性偏誤的問題，但這 7 份研究當中，多數調查的樣本數約在 150 至 400 份之間（少數幾筆次資料庫之樣本數可達 700），唯一較例外的為一份美國的反戰抗議研究 (Heaney and Rojas 2007)，有兩千多份樣本，但分別來自 5 個不同事件及 7 個不同的城市。

年 3 月 25 日 22 時至 29 日的靜坐者圖像，未必能推論至在此之前或之後的靜坐者。

四、分析結果

(一) 靜坐者基本人口特質

1. 學生身分、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

表 1 列出了本調查資料部分變項的基本描述統計。以下依序進入不同主題，因此關於表 1 數據的討論將分散於不同小節中。此外，由於每個變項的缺失比率都相當低，因此我們並未採用另立一類資訊缺失的方式呈現，也沒有統一樣本數，只以原始的未缺失樣本數來呈現變項的基本描述。

全部 989 個受訪者當中，56% 是學生（554 人），44% 為非學生。女性占 51.8%。平均年齡為 28 歲。最高齡者 83 歲，最小者 10 歲。學生樣本的平均年齡為 22 歲，非學生則為 35 歲。若每十歲分成一組，則「20 至 29 歲」所占比例最高，達 66.8%。學生樣本固然高度集中在 20 至 29 歲，但非學生樣本也相當年輕，七成以上為二十多歲與三十多歲的青壯年。

表 1 太陽花運動靜坐者的基本人口特質變項與參與狀況

基本人口特質變項	全部	總樣本	
		學生	非學生
學生身分 (N=989)	56.0%	—	—
性別 (缺失值 0.1% ; N=988)			
男性	48.2%	46.4%	50.5%
女性	51.8%	53.6%	49.5%
年齡 (缺失值 0.5% ; N=984)	27.9 (10.9) ^a	22.2 (3.5)	35.1 (12.7)
10-19 歲	7.3%	12.5%	0.7%

表 1 (續)

	全部	總樣本	
		學生	非學生
20-29 歲	66.8%	84.6%	44.0%
30-39 歲	15.1%	2.2%	31.7%
40-49 歲	3.1%	0.5%	6.3%
50 歲以上	7.7%	0.2%	17.4%
教育程度 (缺失值 0.3% ; N=986)			
國中及以下	2.5%	0.7%	4.8%
高中職	8.2%	6.2%	10.8%
專科	4.9%	2.2%	8.3%
大學	65.8%	73.0%	56.7%
碩士	17.2%	17.2%	17.3%
博士	1.3%	0.7%	2.1%
父母／家人居住地 (缺失值 1.3% ; N=976)			
北北基	43.8%	36.2%	53.5%
桃竹苗	10.5%	12.0%	8.5%
中彰投	17.7%	20.6%	14.1%
雲嘉南	11.6%	12.7%	10.1%
高屏	10.9%	12.2%	9.2%
宜花東	4.5%	5.3%	3.5%
其他	1.1%	1.1%	1.2%
父親教育年數 (缺失值 1.8% ; N=971)	13.1 (2.9) ^a	13.7 (2.7)	12.3 (2.9)
母親教育年數 (缺之值 1.5% ; N=974)	12.5 (2.8) ^a	13.1 (2.6)	11.7 (2.7)
是否參與任何政治或社會組織 (缺之值 0.6% ; N=983)	8.6%	5.2%	13.0%
參與狀況			
到現場所花時間(分鐘) (缺失值 0.5% ; N=984)	84.7 (92.1)	95.8(94.0)	70.2(87.6)
從運動開始到受訪 參與時數 (缺失值 3.0% ; N=959)	27.2 (31.6)	28.4 (31.0)	25.7 (32.3)
參與天數 (缺失值 0.3% ; N=986)	3.4 (2.5)	3.1 (2.4)	3.7 (2.5)
過夜次數 (缺失值 0.7% ; N=982)	1.2 (1.7)	1.4 (1.7)	0.9 (1.6)

表 1 (續)

	全部	總樣本	
		學生	非學生
曾邀請別人參與 (N=989)	82.2%	85.2%	78.4%
擔任運動志工或工作人員 (缺失值 1.3% ; N=976)	20.0%	24.2%	14.5%
在學校參與異議性社團 (缺失值 0.6% ; N=983)	2.5%	3.3%	1.6%
個人行動支持程度 ^b (1-5) (缺失值 0.3% ; N=723)	3.8 (1.1)	3.7 (1.0)	3.8 (1.2)
同儕態度支持之普及程度 ^b (1-5) (缺失值 5.7% ; N=684)	3.5 (1.1)	3.4 (1.1)	3.6 (1.1)
同儕行動支持之普及程度 ^b (1-5) (缺失值 6.6% ; N=677)	2.7 (1.1)	2.6 (1.1)	2.8 (1.1)

^a 數值為平均值，括號內為標準差

^b 「個人行動支持程度」、「同儕態度支持之普及程度」、「同儕行動支持之普及程度」這三題為「版本二問卷」(正式問卷)的題目，「版本一問卷」並未包含這三題，故與其他題項相比，約少了四分之一的觀察值。(編碼：1=非常少；2=很少；3=約一半；4=很多；5=非常多)

本調查將一天區分成 6 個時段，不同時段的人口組成稍有差異。表 2 呈現了 6 個時段的學生比例、性別比例及平均年齡。凌晨至早上的學生比例較高 (72.0%, 70.6%)；白天有較多的非學生，從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學生比例逐時段而減少，下班後時間為社會人士參與之高峰，學生只佔 45.5%。由於深夜至凌晨 (2 時至 6 時) 時段之人力調度或邀請受訪者填答的難度皆較高，本調查短少一個深夜時段。因此，56% 此數值應是輕微低估了學生比例。

表 2 第二欄為性別比例。半夜、凌晨時段的女性比例稍微低一些 (47.6%, 48.4%)，但各時段差異並不大 (10 時至 14 時的女性比例 46.5% 為最低，但並不清楚是抽樣誤差還是有其原因)。第三欄為平均年齡。白天靜坐者的年齡比平均略高 (29.2 歲、31.1 歲)，凌晨至早上的參與者最年輕 (24.8 歲、26.1 歲)，此結果可預期，因年齡與學生身分相關。

表 2 太陽花運動靜坐者的學生比例、性別比例及平均年齡
(依時段區分)

抽樣時段	學生比例	女性比例	平均年齡
6-10 時	70.6%	52.0%	26.1 (9.4) ^a
10-14 時	58.1%	46.5%	29.2 (13.0)
14-18 時	47.8%	54.2%	31.1 (14.3)
18-22 時	45.5%	57.0%	28.0 (9.3)
22-2 時	61.5%	47.6%	26.5 (8.4)
2-6 時	72.0%	48.4%	24.8 (8.7)
全部樣本	56.0%	51.8%	27.9 (10.9)

^a 括號內為標準差

回到表 1，554 位學生樣本當中，93% 為專科以上學生，其中以大學部學生占最多數 (73%)。大學生樣本當中，大四占 30.0%，大三 27.2%，大二 22.6%，大一 15.9% (表格未顯示)。但教育部的在學人數統計顯示，從大四到大一，年級越低，總人數越多，與此處樣本年級分配相反。因此，可推論「年級越高，參與率越高」。有可能是高年級生因公民成熟度高而更關心公共事務，也有可能因修課時數較少，時間較有彈性。

社會人士參與者當中，四分之三以上有大學學位或更高學歷 (56.7% + 17.3% + 2.1% = 76.1%)。將此數值對照前一年社會變遷調查資料⁵，全台灣約有 29.3% 的人口擁有大學 (或以上) 學歷；年齡 35 歲以下青年及壯年人口當中，學歷為大學畢業 (或以上) 者約 61.7%。換句話說，立法院外靜坐者的教育程度顯著高於同齡人口。

2. 地區與職業

表 1 的第五個變項提供了受訪者是「哪裏人」的資訊。原始題項為「請問您的父/母 (或重要家人) 目前住在 (哪個縣市地區)?」對已成家的非學生來說，此資訊則指自己目前家庭的居住地區。從第

5 即 2012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六期三次」資料，合併社會階層組及性別組。

三欄來看，超過一半的非學生受訪者來自北北基地區 (53.5%)；相較之下，學生樣本的地區分布則較為分散，這應該是影響學生參與的交通時間因素通常為學校地點，而非父母居住地；另一方面，社會人士較有可能因為在職的關係，因而參與行動易受地域限制。

表 3 呈現學生樣本的學校地區分布。超過一半的學生來自北北基地區的學校 (52.8%)，約 36.2% 學生來自中南部或東部學校。與同學年度高教在學人口的實際分布相比（見第二欄），學校地點的遠近確實影響參與的可能性。不過，來自較遠的學校之學生仍有一定比例。

表 3 太陽花運動靜坐大學生的學校地區分布：樣本 vs. 全台灣大學生

地區	參與學生之 學校所在地分布	2014 年全台在學大學生之 學校地區分布
北北基	52.8 (269) ^a	32.9
桃竹苗	11.0 (56)	15.4
中彰投	15.7 (80)	18.2
雲嘉南	10.2 (52)	15.5
高 屏	7.5 (38)	14.4
宜花東	2.8 (14)	3.1
其 他	0.2 (1)	0.5
合 計	100% (510)	100%

資料來源：台北大學社會系〈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教育部統計（102 學年度）

^a 括號內為人數

不具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當中，扣掉家管、正在服役、職業缺失或少數答案過於含糊的樣本後，共有 356 人有職業資訊。附錄 B 以表格呈現了職業分布，參與者來自製造業的比例 (16.3%) 遠低於整體勞動力中的製造業比例 (36.2%)（行政院主計處 2013），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這樣的分布似乎反映出這波社會運動的起因——這是與服務業貿易協定有關的爭議。不過，也有可能是製造業離台北市較遠，以及時間支配彈性較小。

屬於服務業的參與者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音樂藝術創作

者、出版業及文字工作者的人數相當多（39 人，11%）；而許多人宣稱將從服貿協議中得利的金融服務業，也有相當比例（6.2%；22 人當中，金融服務業有 15 人，保險業 5 人，房仲業 2 人），來自金融領域的參與者，分別有襄理、副理、經理、交易員、私部門金融研究員，及投資公司負責人等職位。此外，來自公部門的參與者（軍警、公務員、各層級之教師、公立醫院或媒體）也不在少數，約占 13%（附錄表格未顯示）。

3. 政治或社會組織參與

這場運動之初，不少人試圖將抗議行動「染色」，認定參與者應與政黨組織有關連（自由時報 2014）。運動期間與結束之後，也有不少相關報導指出學生並非唯一的重要角色，NGO 團體的支援乃運動成功維繫的關鍵之一（施致如 2014；林靜梅、陳立峰 2014）。本調查其中一題詢問受訪者：「您目前有參與任何政治或社會組織嗎？」若受訪者勾選「有」，後方接續填空處讓填答者可寫下參與何種組織。

所有樣本當中，勾選「有」參與任何政治或社會組織的人占 8.6%。進一步區分學生與非學生之後，學生當中有參與政治或社會組織者的比例為 5.2%，社會人士的參與比例較高，有 13.0%。勾選「有」的 85 人當中，多數人（共 74 人）填下所參與組織的名稱或性質。當中，政治性組織有 15 人（民主進步黨 4 人、中國國民黨 5 人、綠黨 1 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1 人、倒扁紅衫軍 1 人，另有 3 人只含糊填寫「政黨」）；宗教性組織有 7 人；反核團體有 5 人；自然休閒與環保團體有 9 人（台灣野鳥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登山團體、綠色和平組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動保團體等）；公益團體或志工團有 11 人（環保志工、醫院志工、紅十字會、法律扶助基金會等）；社運團體有 8 人（青年樂生聯盟、南鐵居住正義青年小組、苑裡反瘋車自救會、台灣農村陣線等）；國際性組織有 5 人（國際特赦委員會、尼泊爾志工團、國際工作營等）；其他 14 人較為零散難分類，包括婦女新知基金會、教育性團體（台灣教師聯盟、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地方性組織（里發展會、同鄉會），及較含糊的答案（如非政府組織，

NGO)。

(二) 學生來自何處？學校、科系領域及學生社團

1. 學校分布

參與學生來自哪些學校？這是大家相當關注的話題。首先，學生樣本當中，扣掉高中以下及少數國外學校的學生，有 510 位正就讀國內大專院校。因此，調查所得之學校資訊可搭配高等教育統計來作比較。表 4 將高等教育依公私立及體系別（一般學院取向或技職取向⁶）區分為 4 類，一方面呈現參與者樣本的學校類型分布，另一方面利用 102 學年度的教育部資料計算出全台灣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的分布。從左欄參與者樣本的學校分布可見，這 510 位學生當中，半數來自公立一般大學，另有三分之一來自私立一般大學。與全台灣高等教育學生的分布（右欄）對照可發現，不論公私立，一般大學的學生成為靜坐者的機會都要比技職取向大學的學生來得大。

除了公私立及體系別之簡化分類外，參與者究竟來自哪幾所學校呢？首先，這五百多位學生樣本來自 96 所大專院校。等於當年台灣 161 所大專院校（教育部統計處 2013）過半數學校有學生參與。

附錄 C 的表格列出學生樣本中人數占超過 2% 的學校（亦即人數最多的 13 所學校）。表格第一、二欄顯示，這群學生樣本當中，人數最多的是台大學生（占學生樣本的 9.4%），其次為政大及輔大學生（各都是 5.1%）。

6 關於體系別，教育部所提供的資料分為三類：一般、技職、師範。由於師範所佔比例不高，且過去屬於師範體系的學校，現今因不再壟斷師培教育，多已朝向綜合性大學發展，因此在這裏將「師範」併入「一般」。

表 4 太陽花運動靜坐大學生的學校類別分布：樣本 vs. 全台灣大學生

	參與學生樣本	2014 年全台灣大學院校學生
公立一般大學	49.8 (254) ^a	22.5
私立一般大學	34.5 (176)	27.9
公立技職院校	6.9 (35)	9.9
私立技職院校	8.8 (45)	39.8
合 計	100% (510)	100%

資料來源：台北大學社會系〈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教育部統計（102 學年度）

^a 括號內為人數

須留意的是，各校學生多寡不一（見第三欄），因此，樣本中人數最多的學校並不代表該校學生參與率最高。我們計算了「該校每萬名學生出現於本樣本之人數」（計算自「樣本中該校學生數 ÷ 102 學年度該校學生總人數 × 10,000」）。從表格第四欄可看到，出現率最高的依序為政大、清大、台大、台北大、中山、世新、大葉（其餘見表）。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參與人數多的學校未必是參與率最高的學校。有些學校可能參與率極高，但因學校規模小，學生總數少，因此較不容易出現在樣本中，也上不了人數「排行榜」。譬如，有幾所藝術大學、教育大學、小型醫學院，學生雖少，但也有數位學生出現在樣本中，然而正因學校規模非常小，估計出來的「每萬人出現於本樣本之機率」便相當高。此估計值最高的是台北藝術大學，學生總人數 2,782 人，有 9 人實際出現在樣本中，等於每萬人有 32 人。其次為馬偕醫學院，學生總人數 428 人，有 1 人實際出現在樣本中，等於每萬人有 23 人。其他「每萬人出現於這份樣本中」的估計值超過 10 人的小校包括：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依估計值高低排列）。不過，要注意的是，樣本太小可能導致重大的抽樣誤差，關於這些人數較少的學校，不宜作過度推論。

2. 科系領域分布

參與學生來自哪些科系領域？這也是熱議的主題。部分公共言論認為，這些社會運動參與者必定集中於特定較關注社會議題的科系，一些對運動持負面態度的文章常明言或暗示這是一場少數某類人企圖聲稱代表多數民意的運動。

學生樣本當中，有 508 位為國內專科以上且有詳細科系資料。這 508 位學生樣本來自 378 個不同的校系單位；⁷ 若以科系計，則來自 208 個不同的科系。⁸ 以教育部所用的 23 種學門⁹ 來分類，表 5 第一欄列出了各學門的百分比——來自人文學門的學生人數最多，占 15.6%，來自工程學門的學生次之，占 15.2%，商管學門 11.2%，藝術學門 9.3%，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7.3%，醫藥衛生學門 6.9%，法律學門 5.7%（其餘見表）。換句話說，23 個學門當中，除了「軍警國防安全學門」沒有學生出現在這份樣本中之外，其餘各學門均有行動參與者。最後，除了 23 學門的分類之外，若以分類更細的 158 學類來計算，則這五百多位學生分屬於 101 個不同的學類。

不過，與前一節學校比例類似的邏輯，參與人數最多的領域並不代表該學門學生參與率最高。如果某學門屬於「大」領域，該學門學生出現的機率自然就高。因此，若要比較誰有更高的參與機率，必須對照全台灣高等教育之學門比例。在計算 102 學年度教育部學生人數統計之後，表 5 的第二欄列出全台灣高等教育的各學門分布（以第二個數字為例：藝術學門的就讀學生為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總數的 2.1%），第三欄則是利用第二欄資訊，來檢驗參與學生樣本的領域分布是否與全台灣在學人口分布有顯著差異（以第二行藝術學門為例：參與學生樣本中，藝術學門佔 9.3%，經百分比檢定顯示，此比例顯著高於其在學人口學門比例 2.1%）。

7 計算方式說明如下：以中文系為例，A 校中文系與 B 校中文系算兩個不同的「校系單位」，但同校的同名系與所則算同一個單位（亦即不去區分大學部或研究所）。

8 第二種計算方式為：A 校中文系與 B 校中文系算同一種「科系」。

9 此分類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國際教育標準分類 (ISCED)」1997 年版相同（辜炳珍、蘇婉芬 2007）。

表 5 太陽花運動參與大學生的學門分布：樣本 (N=508) vs. 全台灣大學生

23 學門	參與學生樣本之 科系領域分布 (%)	全台高等教育 科系領域分布 (%)	樣本學門 % 顯著高於 (+) 或低於 (-) 全 台高教學門 %
教育	3.9	2.9	
藝術	9.3	2.1	+
人文	15.6	8.4	+
設計	4.9	4.8	
社會及行為科學	7.3	3.6	+
傳播	4.5	1.9	+
商業及管理	11.2	17.4	-
法律	5.7	1.5	+
生命科學	1.6	1.6	
自然科學	1.8	1.7	
數學及統計	1.4	1.1	
電算機	1.6	5.4	-
工程	15.2	20.5	-
建築及都市規劃	1.8	1.1	
農業科學	1.0	1.9	
獸醫	0.4	0.1	
醫藥衛生	6.9	9.1	-
社會服務	3.1	2.3	
民生	1.6	11.3	-
運輸服務	0.8	0.7	
環境保護	0.4	0.2	
軍警國防安全	0.0	0.1	
其他	0.2	0.1	
全部	100%	100%	

資料來源：台北大學社會系〈太陽花學運參與者調查〉、教育部統計（102 學年度）
註：「顯著高於 (+) 或低於 (-)」指單尾檢定結果 $p < 0.05$

整體來說，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學門在樣本出現的比例顯著高於在學人口比例 ($p < .05$)；商管、電算機、工程、民生¹⁰等學門在樣本出現比例顯著低於在學人口比例；而教育、設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建築與都市規畫、農業科學、獸醫、社會服務、運輸服務、環境保護等學門在樣本中的比例與在學人口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

3. 學生樣本的社團參與

從上述學生的科系分布來看，我們很難作出「運動參與者是一群同質的少數人」這樣的結論；不過，有沒有可能這些學生雖來自不同科系，但大多來自異議性社團呢？本調查也請受訪者（以複選方式）針對「您參加過學校裏的哪些社團？」此題項來作答。553 位學生受訪者有針對此題作答（缺失值僅一筆），當中參加過「自治性」社團（如學生會、系學會等）的有 34.9%，參加過「服務性」社團的有 28.4%，「宗教性」社團有 3.8%，「異議性」社團有 3.3%，「體育性」社團（含系／校隊）有 32.5%，「休閒性」社團則有 28.6%。

4. 受訪學生針對同儕支持普及程度的評估

以上我們採用樣本中的人數來估計各學科領域參與程度的差異，但由於這群學生樣本都是「已經來到現場以行動支持運動訴求的學生」，若只憑學校或學科人數的計算，我們沒有辦法推估全台灣大專院校學生的整體態度為何——以行動支持的學生有多少？態度上支持的又有多普遍？因此，本調查另設計了兩個問題：詢問受訪學生對同儕支持普及程度的評估。

首先，我們再次回到表 1。學生樣本當中，「同儕態度之普及程度」的平均數為 3.4，表示受訪者評估同系同學表達態度支持的普及程度平均來說落在「約一半」與「很多」之間，「同儕行動之普及程度」的平均數為 2.6，表示受訪者評估同學採取行動支持的普及程度落在「很少」及「約一半」之間。如果，我們姑且將這兩題的 5 個等

10 民生學門包括餐飲管理、運動保健、休閒旅遊、服裝設計等。

級答案設定為：「非常少 = 10%，很少 = 25%，約一半 = 50%，很多 = 75%，非常多 = 90%」並重新編碼，則計算出來的平均數分別為 58%（同儕態度表達支持）及 41%（同儕行動展現支持）。

不過，以上這種算法會高估實際普及程度。因為支持度高的校系，來到現場的人多，出現在樣本中的機會大，也因此高估計值會以較高的頻率被計算進去平均值。因此，我們以學科領域的大小做為權數來調整，重新計算出另一個加權後估計值，¹¹ 分別為 54%（同儕態度表達支持）及 37%（同儕行動展現支持）。¹²

以上百分比的設定相當武斷，由於從態度到行動仍有相當的距離，譬如將「很少」設為 25%，有可能高估行動支持的比例。我們嘗試過各種設定，發現不論如何設定，同儕態度支持的加權後估計百分比都落在 54% 至 55% 之間；至於「行動」，若採用最保守的估計（以及把「非常少」及「很少」設定的非常低，各自為 5% 與 10%），則同儕行動支持的（加權後）估計百分比為 31%。但須再次說明的是，由於問卷填答類別只有 5 項，分類不夠細，這仍是一個限制相當多的估計方法。

（三）靜坐者之參與狀況、人際網絡因素及訊息管道

立法院四周這些靜坐者，從多遠的地方來？對此次運動的支持強度如何？若有不少人是路過參觀、湊熱鬧，那麼靜坐參與時數或許就不長？跟誰一起來？哪種人際邀約會影響其參與行動？取得訊息的管道又是如何？本節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11 每個學門先計算出支持普及程度估計值之平均數，再以學門分布百分比來加權。若有規模小、但支持普遍度高的學門（譬如藝術或法律學門），加權的作法就會降低它對估計值的影響力。

12 這樣的估計方法仍有點勉強，但有兩個狀況分別會造成高估與低估的相反影響。一方面，支持普遍度很低的校系學生不容易出現在樣本中，因此無法成為樣本提供其估計，這種情況會造成普及程度的高估；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學生都能夠回答此題項的原因在於現今 Facebook 的普及（沒有社群網站，對二十多年前的野百合學生來說，共同必修課不多的大三、四學生要評估同系同學的態度、行動是不可能的）。然而 Facebook 儘管普及，仍會有不習慣經常使用 Facebook、不想利用此管道表達態度或報告行蹤的人。這兩個題項的問法是問「支持」，那麼「未表達支持」或「沒有被同學知道行動參與」就會被等同於「不支持」。這種情況會造成普及程度的低估。

1. 靜坐者之參與狀況

回到表 1，表格下半部對靜坐者參與狀況提供了一些基本描繪。從交通時間來看，參與者由住處到立法院平均耗時 1 小時又 25 分鐘。¹³ 從運動開始到受訪時間點的平均到場天數為 3.4 天，平均過夜次數為 1.2 次，平均參與時數為 27.2 小時。若以 8 天或 9 天來計算，平均一天在現場約 3 至 3.3 個鐘頭。

82.2% 的參與者樣本回答「曾邀請別人一同前來」。全部樣本當中，每 5 位就有 1 位曾擔任過志工、糾察或其他工作人員 (19.9%)。另有一題詢問受訪者：「在 318 佔領立法院之前，如果您有機會被朋友通知到，那您會不會參與行動支援」？平均值落在「很難決定」(=3) 與「可能會」之間 (=4)，但較靠近「可能會」(3.8)；從類別分布來看，回答「可能會」(42.2%) 與「一定會」(28.2%) 的人共占 70.4% (表 1 未呈現)。

比較學生與非學生樣本，多數變項顯示學生的參與程度要比社會人士稍高一些。除了「到場天數」是社會人士樣本的平均值較高之外，平均來說，學生樣本從住處到現場所花的交通時間較非學生來得多，過夜次數較多，邀請別人參與的比例較高，擔任運動志工的比例較高 (以上差異皆達統計水準 $p < .05$)；兩群人的平均參與時數則無顯著差異。

2. 人際網絡與參加原因

什麼樣的人際網絡會影響一個人的參與靜坐抗議？問卷包含此題：「請問您來這裏是因為——同學邀約？同事邀約？朋友？家人？網友動員？其他？」很有趣的是，這個問題的統計眾數沒有落在任何一個我們所設計的答案裏，而是落在「其他」，且有太多受訪者在「其他」之填空處裏填上「自己想來」、「自發性」、「應該親自來看」等。因此，我們在資料輸入時，將「自發性前來」整理出來自成一個類別，有將近半數的人 (49.8%) 回答這是他／她們前來參與的原

13 交通在一個鐘頭內的參與者超過一半 (55.7%)，但遠道而來的也不算太少。樣本當中有四分之一的參與者，交通時間在兩個鐘頭以上，三個鐘頭以上的仍有 17.8%。

因（見表 6 第一欄）。

近半數受訪者在問卷裏沒有「自發前來」此一選項的情況下，「自發性」地拒絕其他各種「他人邀請」選項，而回答說前來的原因是自己決定的，與他人無關。但前面又發現多數人曾邀請別人同來。兩個數字顯然自相矛盾。細究之，我們以為，朋友相邀很正常，但人都認為自己是自主的，即使曾經受邀，但來不來的決定是自己做的，因此多數人都認定是自己決定要來靜坐，而非他人邀約。

表 6 參加學運之人際網絡因素 (%) ^a

	全部	按年齡分組				
		10-19	20-29	30-39	40-49	50 歲以上
同學邀約	19.2	31.0	24.2	4.9	0	1.3
同事邀約	1.2	0	0.5	4.9	0	1.3
朋友邀約	12.8	12.7	13.7	15.5	6.7	2.6
家人邀約	3.2	2.8	1.3	4.2	13.3	13.2
網友動員	6.9	8.5	7.2	7.0	10.0	1.3
自發性參加	49.8	40.8	47.7	55.6	50.0	64.5
其他	7.1	4.2	5.6	7.8	20.0	15.8
加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人數)	(948)	(71)	(629)	(142)	(30)	(76)

^a 原始題項：「請問您來這裏是因為：(1) 同學邀約；(2) 同事邀約；(3) 朋友邀約；(4) 家人邀約；(5) 網友動員；(6) 自發性參加；(7) 其他」（原為單選題，缺失值 0.2%；但少數人 (N=34) 以複選回答，此表將之刪除）。

表 6 亦區分年齡層來看參與者的人際網絡因素。不論對年輕人或較年長的參與者來說，自發前來都是最多人選擇的答案。但在其他選項上，30 歲以下年輕參與者次多的選擇是「同學邀約」(24%-31%)、「朋友邀約」(13%-14%)，四、五十歲參與者次多的選擇則是「家人邀約」(13%)。此外，年齡越長，選擇「自發前來」的比例越高。

有趣的是，當眾多公共言論認定這是一場網路世代的社會運動時，針對運動參與的人際網絡因素，我們發現「網友動員」此因素所

占的比例並不高——連百分之十都不到。接著在下一段，這項結果將與訊息管道的分析做對比。

3. 訊息管道

關於此次運動，參與者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為何？我們請受訪者在問卷選項中勾選主要訊息管道（至多三種），並依重要程度排序。將 Facebook 列為最重要訊息來源的有將近六成 (58.6%)。若不考慮排序，只考慮選項是否被勾選，表 7 呈現主要訊息管道的分布。從第一欄可見，將 Facebook 列入主要訊息來源的人高達樣本的 87.3%；其次為網路新聞 71.3%；第三是 PTT，53.8%；電視媒體則有 43.9% 的人勾選。

表 7 取得學運相關訊息的主要管道 (%)^a

	全部	按年齡分組				
		10-19	20-29	30-39	40-49	50 歲以上
電視媒體	43.9	63.9	35.5	43.6	70.0	88.2
傳統報紙	12.9	11.1	10.0	12.1	26.7	35.5
網路新聞	71.3	76.4	75.2	68.5	56.7	44.7
Facebook	87.3	97.2	93.8	89.3	66.7	26.3
PTT	53.8	40.3	65.0	45.0	13.3	2.6
其他網路社群	7.3	5.6	6.5	12.1	6.7	6.6
其他	5.1	4.2	4.3	3.4	6.7	15.8
(人數)	(984)	(72)	(657)	(149)	(30)	(76)

^a 原始題項：「關於此次運動，您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為何？（複選，至多填三項）」本題項無缺失值，所刪除的五個觀察值為年齡資訊缺失。

表 7 也進一步區分年齡層，清楚顯示訊息管道與年齡強烈相關，這並不讓人意外。年齡層越高，越倚賴電視媒體及紙媒；年齡層越低，越倚賴 Facebook、網路新聞及批踢踢實業坊 (PTT)。十幾歲的青少年，仍相當倚賴電視媒體 (63.9%)，則是上述模式的例外。更具體地說，20 歲-39 歲的青年與中青年，多數人的主要訊息管道為

Facebook、網路新聞及 PTT，選擇 Facebook 的高達九成（事實上這種管道經常處於高度可切換狀態）。至於 40 歲以上的受訪者，雖仍以電視媒體為主（七成至九成選此為主要訊息來源），但四十多歲此年齡組選擇 Facebook 與網路新聞的比例亦相當高（66.7%、56.7%）。

五、結論與討論

因反服貿（程序）而引爆的太陽花學生（公民）運動，不論在全世界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史上，或是在台灣社會發展史上，都已有其歷史地位。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於運動期間所發動的臨時間卷調查，讓我們得以對這群以靜坐形式來支持佔領立法院行動並對政府表達抗議與不滿的參與者有了完整的描繪。本節將分析結果濃縮成 11 項重點結論，羅列如下：

- (1) 參與者是誰？：太陽花學運立法院四周的靜坐者，以大專以上學生為相對多數，將近六成。深夜、清晨時段，學生約占七成，白天則學生與社會人士大約各半。參與者雖各年齡層都有，但整體來說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為 28 歲，若扣掉學生，非學生參與者約有七成為 40 歲以下的青年及壯年人口。整體教育程度也比全台灣青壯年人口的教育程度來得高，四分之三的參與者有大學或更高的學歷。
- (2) 來自哪些地區？：學生樣本當中，超過一半（52.8%）來自北北基地區的學校，但來自中南部或東部學校的學生亦不在少數，超過三分之一（36.2%）。非學生樣本當中，來自北北基的人也超過一半（53.5%），來自中部或更遠地區的參與者也超過三分之一（38.0%）。
- (3) 參與哪些（政治或社會）組織？：所有樣本當中，勾選「有」參與任何政治或社會組織的人占 8.6%。勾選「有」的 85 人當中，近九成留下詳細資訊。當中，政治性組織有 15 人（藍綠都有）；宗教性組織有 7 人；反核團體有 5 人；自然休閒與環保團體有 9 人；公益團體或志工團有 11 人（環保志工、醫院志工、紅十字會、法

律扶助基金會等)；社運團體有 8 人；國際性組織有 5 人；其他 14 人較為零散難分類，包括性別或教育性團體、地方性組織。

- (4) 來自哪些學校？：五百多位學生樣本來自 96 所不同的大專院校。其中半數來自公立一般大學，也是參與率最高的類別。另三分之一來自私立一般大學。技職大學參與者相對較少。人數多且估計參與率亦高的學校，包括政大、清大、台大；出現於樣本中之人數亦達 10 人以上，且參與率次高的學校則有台北大學、中山大學、世新大學、大葉大學；另有幾所藝術大學與教育大學，學生總人數不多，但估計參與率極高。
- (5) 來自哪些科系領域？：508 位國內專科以上學生樣本分別來自 378 個不同的校系單位。若以科系計，則來自 208 個不同的科系。以教育部採用的 23 種學門來分類，來自人文學門的學生人數最多 (15.6%)，工程學門次之 (15.2%)，商管學門第三 (11.2%)。23 個學門當中，除「軍警國防安全學門」外，其餘各學門均有行動參與者出現在這份樣本中。若以更細的 158 學類來分類，則這群學生分屬於 101 個不同的學類。
- (6) 參與程度的科系差異：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學門在樣本所占比例顯著高於在學人口比例；商管、電算機、工程、民生等學門的比例則顯著低於在學人口比例；其餘學門（包括教育、設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建築與都市規畫、農業科學、獸醫、社會服務、運輸服務、環境保護）在樣本中的比例與在學人口學門比例並沒有顯著差異。
- (7) 來自哪些學生社團？：學生樣本當中，參加過「自治性」社團（如學生會、系學會等）的有 34.9%，參加過「服務性」社團的有 28.4%，「宗教性」社團有 3.8%，「異議性」社團有 3.3%，「體育性」社團（含系／校隊）有 32.5%，「休閒性」社團則有 28.6%。
- (8) 受訪學生評估同儕的態度與行動支持率：學生樣本當中，受訪者評估同系同學表達態度支持的普及程度平均落在「約一半」與「很

多」之間，評估同學採取行動支持的普及程度落在「很少」及「約一半」之間。我們以學科領域的大小作為權數來調整，計算出一個加權後估計值，分別為 54%（同儕態度表達支持）及 37%（同儕行動展現支持），若採更保守的計算方式，則同儕態度表達支持為 55%，而行動支持則降至 31%。

- (9) 參與程度：參與者由住處到立法院平均耗時 1 小時又 25 分鐘。從運動開始到受訪時間點的平均到場天數為 3.4 天，平均過夜次數為 1.2 次，平均參與時數為 27.2 小時（平均一天在現場約 3 個多鐘頭）。比較學生與非學生樣本，多數變項顯示學生的參與程度要比社會人士稍高一些。除「到場天數」外，平均來說，學生樣本從住處到現場所花的交通時間較非學生來得多，過夜次數較多，邀請別人參與的比例較高，擔任運動志工的比例較高；兩群人的平均參與時數則無顯著差異。
- (10) 人際網絡與參加原因：雖有八成的受訪者曾邀約他人一同前來，但大約半數受訪者不認為他人邀約是他／她們前來參與的原因。「自發性」地在問卷空格填下「自己是自發前來」的人占最多數（49.8%）。參加原因選擇「網友動員」的人，只有 6.9%。
- (11) 主要訊息管道：近六成受訪者將 Facebook 列為最重要的訊息來源，將 Facebook 列為前三項主要訊息管道的高達 87%。訊息管道與年齡高度相關，年齡層越高，越倚賴電視媒體及紙媒；年齡層越低，越倚賴 Facebook、網路新聞及 PTT。十幾歲的青少年，仍相當倚賴電視媒體（63.9%），則是上述模式的例外。

綜合上述人口特質圖象，本調查對這場公民運動最重要的貢獻，可說是修正了（或甚至顛覆了）社會大眾原本對運動參與者的單一、狹隘想像。回想運動初期政府官員的言論，甚至到運動結束後，始終有人認為運動訴求「是一群『少數人』的高音量」，是少數科系學生的行動（三立新聞網 2014；袁孝維 2014）。這可能是由於大眾將幾個較知名的運動領導者之所屬科系，直接等同於所有參與者特質的緣故。本文以符合國際標準的調查方法、足夠的代表性樣本及具體數

據，清楚顯示了這場社會運動之行動參與者，事實上多元且分布廣泛。學生來自各地區各大專院校，來自眾多不同性質的科系領域，來自各類不同性質的學生社團（而非只來自異議性社團）；非學生則來自各種行業，各種職業身分，工作於公部門、民間部門都有，受雇工作者以外，亦不乏老闆身分或主管階級。

其次，特別值得注意的調查發現是，一方面，網路對參與者訊息取得的重要性如此之高（這一點並不至於太令人意外），但另一方面，細究參與原因，「網路動員」的重要性竟然如此之低。當近九成受訪者將Facebook列為主要的運動訊息取得管道（且超過六成的年輕人亦將PTT列為重要訊息來源）時，因「網友動員」而前來參與的人卻只佔受訪者不到7%。從這項結果來看，媒體喜愛談論的網路「動員力」究竟是大還是不大？該如何理解網路與社運動員之間的關係？

針對這個看似矛盾的結果，我們在此提出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從社會心理學出發，從心理機制來推敲，多數人在主觀認知上都傾向認為自己有絕對的自主權，即使受到他人的影響，也會在認知層面上降低此影響的重要性。這與另一項結果有類似的邏輯：近半數的受訪者在沒有「自發前來」這個選項的情況下，拒絕其他各種「他人邀請」選項，回答前來的原因是自己決定，與他人無關。然而，即使社會心理機制使得受訪者在主觀認知層面傾向低估「他人邀約」與「網路動員」等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高估了自己的自主性。但低估的幅度有如此巨大嗎？

在此，我們認為第二種詮釋——新型網絡社會運動的特質，更能解釋這項落差。針對近年社群媒體的崛起，新型態的人際互動方式與訊息管道會如何影響社會運動或公民政治參與，成為社會科學家亟欲瞭解的問題。Castells (2012) 歸納了世界各國近年幾個高度倚賴網路及社群媒體的社會運動，延伸發展其稍早提出的「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 概念，指出某些共通特質，包括網絡性格、組織型態去中心化，以及自主空間 (space of autonomy)。Earl and Kimport (2011) 則檢視眾多發起於網路的各種請願或杯葛活動，發現

行動成本的降低使得許多並不自認為是社運者的人相當主動自發地發起各類抗議或請願活動，換言之，此研究描繪出的圖象為「自發性行動的門檻低、發生率高」。其它相關研究也記錄了十分相似的觀察：社群媒體既然使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即時互動網絡，自發性集結行動 (autonomous grouping) 的發生率便因此而大幅提高 (Mercea 2013)。事實上，發生時間晚於太陽花運動的香港雨傘運動，也有類似的發現——自發動員比例高，運動組織或領導者的動員和號召對參與者的參與決定不見得是重要因素 (陳韜文、李立峇 2014)。

這筆珍貴的問卷調查資料，讓我們得以對太陽花公民運動的靜坐者有了較清楚的圖象。這群參與者，多元又異質；儘管如此，在參與原因上，這群參與者，不分年齡，多數都強調個人的自主決定。我們認為凸顯自主性的心理機制不足以解釋這個發現，社群網路世代所展現的新型「網絡社會運動」很可能更為關鍵。潛在參與者的自發性、自主性相對比傳統社運更高，每個人都有潛力成為形塑社運的要角。¹⁴而關於這些特點，我們目前的理解顯然仍相當貧乏，但卻很可能是決定新世代社會運動之模式與走向的重要特質。

除了上述實質發現，本調查也是台灣首次抗議調查。在不知抗議運動何時會結束的時間壓力下，從動念研究到訪員投入現場實施調查僅費時 24 小時。但就系統抽樣的嚴謹程度、完訪率、完訪問卷數而言，均超過國外相似研究。不僅證實此種緊急調查之可行，也為國內此等研究建立實戰經驗與改進基礎。本研究僅調查靜坐者。但事後檢討，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者有許多到場表達支持但未靜坐，遊走現場，人數可能遠多於靜坐者。更完整的調查應該包括此等未靜坐的參與者。因此，以後的抗議調查在問卷與抽樣設計上應該將不同形式與層

14 關於這一點，經濟學的成本計算觀點或延伸至心理層面的需求，都有人討論。譬如，Shirky (2008) 認為訊息流通及互動、組織的成本因新科技而降低，此乃公共參與提升的關鍵因素。Benkler (2006) 則指出新通訊及網路科技使得個人化的表達內容、工作成果與資訊能夠以幾乎無成本的方式輕易分享、廣泛傳播的條件下，是否投入集體行動的動力源頭經常來自個人內在，其動機具有較高的自發性 (self-motivating)，而較不需倚賴外在誘因 (如組織資源、社會資本或集體認同)。

次的參與者都納入考慮。

這筆資料所涵蓋的資訊雖不算多，但提供未來不少研究空間。譬如，不同科系領域之間，學生的行動積極程度與認同運動訴求的普遍程度各為如何？是否有差異？這筆資料應可提供一些估計。此外，資料中關於靜坐參與者的人際連帶、資訊來源等資訊，可以幫助我們回答：現實生活人際連帶因素是否促進個人的參與投入程度？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是否促進集體行動？等問題。前者是社運研究的老議題，而後者則是近年學者熱烈爭辯的新議題。不論哪個研究方向，都可能有助於我們更加瞭解新世代集體行動的邏輯。

誌謝詞：本文所使用之資料，九成以上的蒐集工作倚賴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志願參與之師生。除了感謝陳韻如、郭文般、蔡明璋、張恒豪等老師在問卷設計過程中提供意見外，在此列出誌謝名單，雖特別長但不可省——王安綺、王妤、王傳睿、王靜儀、示薇、伍雪萍、朱家瑩、何昕庭、吳佳穎、宋怡穎、李宗棠、李宛儒、李玟頤、李俊穎、李翊維、汪亭妤、邱彩薇、周晏詮、林子琪、林宗穎、林彥妤、林家驊、紀芳穎、范姜艾琳、晏仁軍、張立祥、張嘉芳、張豪傑、張學誠、許加欣、許哲維、黃明琦、陳良瑋、陳佩筠、陳冠云、陳品儒、陳宣卉、陳映瑄、陳柏銘、陳美岑、陳韋廷、陳琬琳、陳詠君、陳慧庭、曾俊綾、曾德瑄、游詠馨、廖志惠、劉柏里、潘信宇、蔡承浩、蔡明樹、蔡華娟、鄭人豪、鄭佩珊、謝沛霖、謝宛君、鍾欣諭（依照姓氏筆劃排序）。以上名單，絕大多數為本系大學部學生、研究生及系友，感謝他／她們極有效率的配合與分工，分擔了問卷修正、問卷之印製與運送、訪員手冊製作、訪員訓練、問卷發放訪員等工作。另外要特別感謝四位能幹的研究助理——謝雨純負責問卷發放過程的所有溝通協調工作，陳良瑋負責原始資料統整及除錯的工作，謝宛君負責最初的圖表設計，陳奕廷負責資料分析的工作。若沒有這群訓練有素的優秀學生，這項意外的調查計畫不可能成功進行，這筆雖小但珍貴的資料也不會如此品質優良。最後要說明的是，這筆調查資料已捐給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我們十分感謝調研中心為這筆資料提供一個家，並撥出人力協助我們做資料公開前的處理、提供資料申請的管道。

附錄 A、正式問卷 反（黑箱）服貿運動參與者調查

一、基本資料

1. 性別： (0)男 (1)女
2. 出生年：民國 _____ 年
3. 請問您是否為學生： (0)否 (1)是
4. 請問您目前學校（或最後畢業學校）：
學校 _____ 學院 _____ 系／所（ _____ 年級）
5.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情況是：學生請跳答至第 9 題
 (1)就業 (2)待業中 (3)已退休 (4)家管（請跳答至第 9 題）
 (5)其他（請說明： _____ ）
6. 請問您目前（或退休前）從事的行業是 _____ ，
職稱為 _____
7. 請問您是為誰工作？
 (1)為自己的事業工作 (2)受公家僱用 (3)受私人企業僱用
 (4)沒有固定的老闆 (5)為家裏的事業工作
 (6)其他（請說明： _____ ）
8.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國中及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7)其他（請說明： _____ ）
9. 請問您父親的教育程度？
 (1)國中及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7)其他（請說明： _____ ）
10. 請問您母親的教育程度？
 (1)國中及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 (4)大學 (5)碩士
 (6)博士 (7)其他（請說明： _____ ）
11. 您從目前居住地方到現場需要花多少時間？ _____ 分鐘

12. 請問您的父／母（或重要家人）目前住在：

_____縣／市_____鄉／鎮／市／區

二、參與狀況

13. 請問您今天預計在運動現場停留_____小時？

14. 請問您從運動開始到現在，來過_____天，過夜_____次，
在現場共約_____小時

（經過不算，以有參與靜坐或擔任志工為準）。

15. 在這次運動您擔任過志工、糾察或其他工作人員嗎？

(0)無 (1)有

16. 請問您來這裏是因為：

(1)同學邀約 (2)同事邀約 (3)朋友邀約 (4)家人邀約

(5)網友動員 (6)其他（請說明：_____）

17. 您曾經邀請別人一起來嗎？ (0)否 (1)是

18. 在 318 佔領立法院之前，如果您有機會被朋友通知到，那您會不會參與行動支援？ (1)一定不會 (2)可能不會 (3)很難決定
 (4)可能會 (5)一定會

19. （此題刪除）

20. 關於此次運動，您獲得訊息的主要來源為：

（請依照重要程度填寫 1、2、3，至多三項）

(1)電視媒體 (2)傳統報紙 (3)網路新聞 (4) Facebook

(5) PTT (6)其他網路社群（請註明：_____）

(7)其他（請註明：_____）

三、人際網絡

21. 您參加過學校裏的哪些社團？（可複選）

(1)自治性（如學生會、系學會等） (2)服務性 (3)宗教性

(4)異議性 (5)體育性（含系／校隊） (6)音樂休閒 (7)其他

（請註明：_____）

22. 您目前有參與任何政治或社會組織嗎（如政黨、志工團、工會、社運、社區組織等等）？ (0)沒有 (1)有，是_____

23. 您估計同系同學在態度上（譬如以語言、文字表達或網路張貼訊息的方式）表達支持學運的人有多少？ (1)非常少 (2)很少
 (3)約一半 (4)很多 (5)非常多（非大學生以班為主）
24. 您估計同班（系）同學以行動方式（譬如曾到運動現場靜坐）表達支持學運的人有多少？ (1)非常少 (2)很少 (3)約一半
 (4)很多 (5)非常多

* * * * *

以下由訪員填寫

訪員簽名：_____

日期： (1) 3 月 25 日 (2) 3 月 26 日 (3) 3 月 27 日

時間：_____時_____分（24 小時制）

地點： (1) 濟南路 (2) 青島東路大門東側（往林森南路方向）
 (3) 立法院庭院內 (4) 青島東路大門西側（往中山南路方向）
 (5) 其他（請說明：_____）

附錄 B 非學生之運動參與者的職業分布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科技電子業	25	7.02
營造、其他製造業	33	9.27
軍警、公務員	13	3.65
教育、學術	31	8.71
醫療	14	3.93
法律	4	1.12
非營利組織	9	2.53
服務業（金融、保險、不動產）	22	6.18
服務業（電信、資訊）	12	3.37
服務業（軟體、網路服務）	9	2.53
服務業（廣告、媒體）	10	2.81
服務業（文字工作者、出版、音樂藝術創作）	39	10.96
服務業（專門設計）	14	3.93
服務業（旅遊、住宿、休閒）	10	2.81
服務業（餐飲）	25	7.02
服務業（批發、零售）	25	7.02
服務業（交通、運輸）	8	2.25
服務業（貿易、其他）	53	14.89
總 計	356	100%

附錄 C 學生樣本(N=510)中人數最多的 13 所學校

校名	人數	在學生樣本中 所占比例 (%)	該校學生占全台 大專院校學生%	該校每萬名學生出 現於本樣本之人數 ^a
台灣大學	48	9.41	2.38	14.92
政治大學	26	5.10	1.18	16.32
輔仁大學	26	5.10	1.98	9.70
清華大學	19	3.73	0.92	15.26
成功大學	19	3.73	1.63	8.64
東吳大學	15	2.94	1.16	9.60
文化大學	14	2.75	1.96	5.31
台北大學	13	2.55	0.72	13.40
世新大學	13	2.55	0.88	11.03
台灣師範大學	12	2.35	1.11	8.00
中央大學	12	2.35	0.90	9.95
中山大學	11	2.16	0.69	11.78
大葉大學	11	2.16	0.80	10.21

資料來源：台北大學社會系〈太陽花學運參與者調查〉、教育部統計（102 學年度）

^a 此數據計算自「樣本中該校人數÷102 學年度該校全部學生數×10,000」。

參考文獻

- 三立新聞網，2014，〈服貿／金溥聰：少數人的高音量，不一定代表沉默大多數〉。3月21日。（網址：<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PageGroupID=1&NewsID=17476&PageType=2>。取用日期：2015年7月1日）。
- 自由時報，2014，〈不要臉的髒東西！段宜康怒斥抹綠謠言〉。3月25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75501/print>，取用日期：2014年10月28日）。
- 行政院主計處，2013，〈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網址：<http://ebook.dgbas.gov.tw/public/Data/4527113848J204GC15.pdf>，取用日期：2014年9月29日）。
- 何明修，2014，〈如何理解太陽花學生運動〉。中台要聞即事，5月21日。（網址：http://x-strait.blogspot.tw/2014/05/blog-post_21.html，取用日期：2014年9月29日）。
- 林靜梅、陳立峰，2014，〈太陽花學運 NGO 組織背後傾力支持〉。公視新聞網，4月10日。（網址：<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6481>，取用日期：2014年10月28日）。
- 施致如，2014，〈「太陽花學運幕後推手系列報導 13」NGO 挺學運 嚴婉玲當學生後盾〉。自由時報，4月13日。（網址：<http://iservice.ltn.com.tw/2013/specials/stp/news.php?rno=8&no=770329&type=a>，取用日期：2014年10月28日）。
- 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2012，「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六期三次」（社會階層組及性別組）（<http://www.ios.sinica.edu.tw/sc/cht/scDownload3.php>，取用日期：2014年9月23日）。
- 袁孝維，2014，〈師法自然 看到不足與包容 而非自滿與自我：別當憤青走入山林找正能量〉。聯合報，6月9日，第 A18 版民意論壇。
- 張鐵志，2014，〈從小確幸到憤怒的一代〉。獨立評論@天下，4月2日。（網址：<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7/article/1201>，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 陳婉琪、張恒豪、黃樹仁，2015，〈網路社會運動世代的來臨？太陽花參與者人際連帶群媒體因素初探〉。論文發表於「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2015年5月29日至30日。
- 教育部統計處，2013，大專校院各校科系別學生數（https://stats.moe.gov.tw/files/detail/102/102_students.xls，取用日期：2014年9月23日）。
- 郭瓊俐、楊宗興、呂苡榕，2014，〈太陽花學運石破天驚〉。《新新聞》第1412

- 期，3月30日。（網址：<http://www.new7.com.tw/coverStory/CoverView.aspx?NUM=1412&i=TXT20140324140027INZ>，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 陳培煌、蘇聖怡，2014，〈林飛帆：我們低估台灣民眾的憤怒〉。蘋果日報，3月28日。（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28/368490/>，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 陳韜文、李立峯，2014，〈佔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PenToy 評台，11月11日。（網址：<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mpforum2013/2014/11/11/%E9%99%B3%E9%9F%9C%E6%96%87%E3%80%81%E6%9D%8E%E7%AB%8B%E5%B3%AF%EF%BC%9A%E4%BD%94%E9%A0%98%E9%81%8B%E5%8B%95%E6%96%B0%E7%B5%84%E7%B9%94%E5%BD%A2%E6%85%8B%E5%88%9D%E6%8E%A2/>，取用日期：2015年3月25日）。
- 辜炳珍、蘇婉芬，2007，〈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分類修正情形〉。《主計月刊》621: 71-73。
- 瞿欣怡，2014，〈不要害怕，外面的人會守護我們——318學生占領議場側記〉。《天下雜誌》網路版，3月20日。（網址：<http://m.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6790>，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7日）。
- 蘋果日報，2014，〈「戰神」黃國昌 首度回顧學運歷程全紀錄〉。4月16日。（網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416/380428/>，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ym, Robert, Melissa Godbout, Andreas Hoffbauer, Gabe Menard, and Tony Huiquan Zhang. 2014.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Egyptian Upris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5(2): 266-292.
- Castells, Manuel.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en, Agnes, 2014，〈太陽花與大腸花：台灣民主遍地開花的歷史轉折點〉。香港獨立媒體網，4月14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2268>，取用日期：2014年10月13日。）
- Earl, Jennifer, and Katrina Kimport.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eaney, Michael T., and Fabio Rojas. 2007. "Partisans, Nonpartisans, and the Antiwa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5(4): 431-464.
- Klandermands, Bert, and Jackie Smith. 2002. "Survey Research: A Case for Comparative

- Designs.” Pp. 3-31 in *Methods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and Suzanne Staggenbor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cAdam, Doug.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1): 64-90.
- Mercea, Dan. 2013. “Probing the Implications of Facebook Use of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6(8): 1306-1327.
- Nepstad, Sharon Erickson, and Christian Smith. 1999. “Rethinking Recruitment to High-Risk/Cost Activism: The Case of Nicaragua Exchange.”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1):25-40.
- Shirky, Clay.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Valenzuela, Sebastian, Arturo Arriagada, and Andres Scherman. 2014.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h Engagement: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Protest Behavior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2046-2070.
- van Aelst, Peter, and Stefaan Walgrave. 2001. “Who Is That (Wo)man in the Street? From the Normalization of Protest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Protester.”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9(4): 461-486.
- van Stekelenburg, Jacqueliën, Stefaan Walgrave, Bert Klandermans, and Joris Verhulst. 2012. “Contextualizing Contestation: Framework, Design, and Data.”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7(3): 249-262.
- Walgrave, Stefaan, and Joris Verhulst. 2011. “Selection and Response Bias in Protest Survey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6(2): 203-222.